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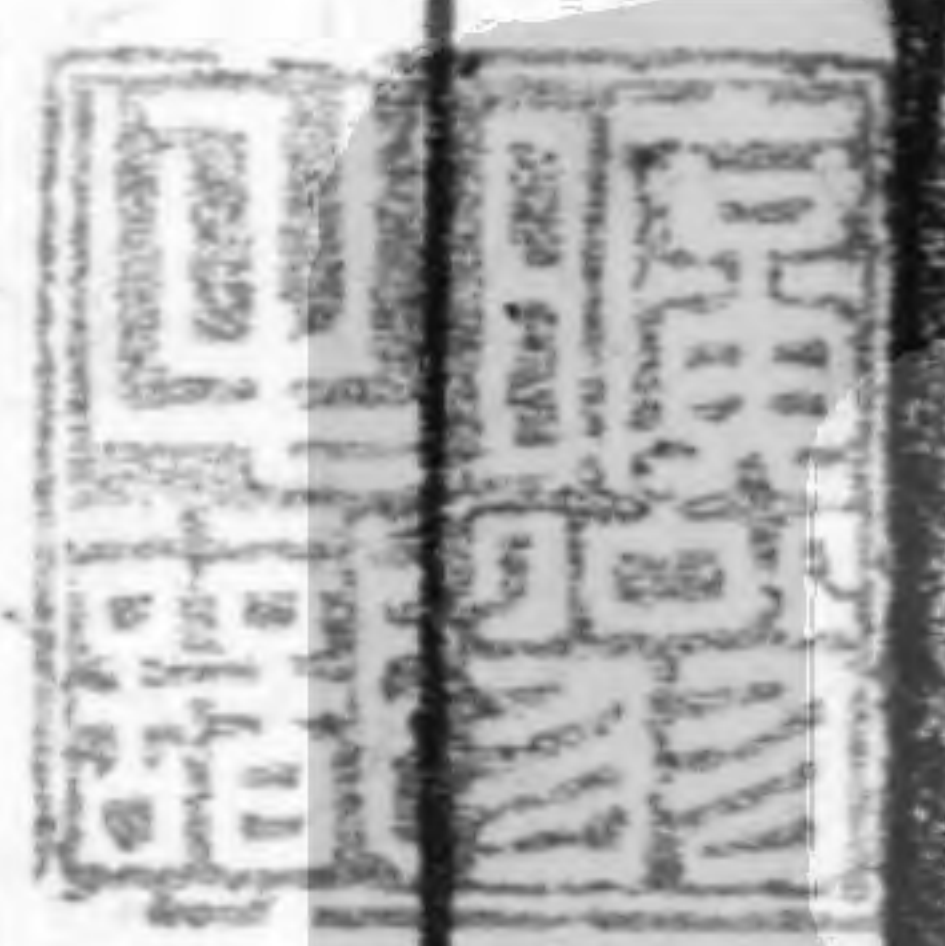
浮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詳瞻銘
尤高古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
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
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將民輸一日虜坐城闔
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
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不意民窮且變生



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面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人紹何有哉顧誠臣有
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
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
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詔書褒歎各進官七
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右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塋事遣官護視塋傳其家言者謂未
足醕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遷塋公諱振字伯玉饒
州樂平人大王父以忠人父濟父翱世業儒為開京

翱以公故貽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
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
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
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
學教授留為辟雍錄文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
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
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

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
麗公孤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其正遷辟雍司業
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
祭饗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曲享樂典具存昨
上在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
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無官如故時方
臘暴浙右鼓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
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

悅曰上且謂黼扶危奈何公知黼之不言不答趨出
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曾兩有言缺上曰程振
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
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蔡愿
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
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
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羣
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
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文趣還舊班對便

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
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挽如金人拏兵
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或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言
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
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
度而不暇時咨或用大臣備辭而遂形播告所以
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
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擣角擊之以牽其

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
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
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錄有聲滋欲試之
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
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
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
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
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
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

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
承文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
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
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卻之臬忽
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
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貴靖康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
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
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

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
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克故聞公
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
極醜藉風流至論事則撻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
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
周公作鷓鴣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追天之
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
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僕妾
甄左右近習之臣而揚哉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
得肆因讒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
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
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
甚有恩義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
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
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
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

屬文敏瞻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
見之者把玩無數爭藏弄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
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
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
樂平縣嶂嶺原大夫人瑩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
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
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
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
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

公之詳宜莫如某適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
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
家泊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姁節
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
龍蕩而失淵衆悼殃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攬
槍而右窺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
死生於覆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
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銘學楚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
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宗為國子司業者子孫
蟬連絲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
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
宮師傳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
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
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

學教授首冠詞學無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平權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水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令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 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母遠祖宗成

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公封
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
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
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
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
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
法則出於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
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
寶批降特旨一官而請陛下等之洪觀此有異於里

勅糾封之時平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
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
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
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効比
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
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
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寵圖閣待制
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一 相力主彥文
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

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
先及城中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
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
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
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
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
陛對奏疏乞寬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
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
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此逆

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
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歛怨絕陷覆轍姦
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盡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
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
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
建火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
一二類臣言者望叅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
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

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權翰林學士面獎再三鄉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留表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

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表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迹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昉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

士同之從衛以行所辭疾則又命公權知而劉珪為
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綴
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
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
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
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
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
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

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
人一子曰珙某有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
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詔式
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吳
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罷圖閣學士藻
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訂謨
獻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
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

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
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滕衮衮
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叅兵柄頗牧禁中
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
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壽帷一空
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
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齎志以沒既
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閥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
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
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沒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
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

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備皇考滋皆以地遠宗師不來仕而

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摠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叅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

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
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
檄公攝承公發伏撻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
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
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
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
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徒
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
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

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
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即知吉
州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
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
督責之辱今頓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
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
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
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
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

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
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
二年徽宗由遂寧即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
成人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請王府說書舊制諸王
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
翰墨非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
封端王就除記室叅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
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
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

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
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
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
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
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
布當國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已公歸然守
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林
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

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劄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

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跣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闇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膏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夫先見如著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

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沒
卹典不加焉公之壘在今常州宜興縣善奉山之原
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
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
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
轉運判官與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詒度今為
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
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立軻

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之直哉惟清
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
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
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
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
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
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

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克斤公獨晝
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
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
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
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
維揚非駐蹕也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
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
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危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
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聽乞興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
平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
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為上眷
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
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
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
又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徽宗曰
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
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

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汹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吞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

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壘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虜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

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

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蓋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白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濟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

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誣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

赦復保慶軍承宣使以爲人內侍者都知容攝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妹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

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勳令所制定官王嘏公為人

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

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與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豕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巳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

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政宣義郎
時卿寺丞掾彌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
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
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
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蔡之東陽杭
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
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
家藏鎧仗閭里苦之吏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
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

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
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知宣
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
謀捷步以取之若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
毫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
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
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塋
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
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維祝之
志則起之抒山竈之著祭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

公墓誌銘

筆力簡健高處
通同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
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之事熙寧中大
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
為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
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

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
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
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
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
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
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卅陽金壇故公為
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
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
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

元豐八年進士

初至訟至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

俗習文法喜鬪公初至訟至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

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

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

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

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

少卿兼學制參詳官以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

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
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奉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吏

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中書舍
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
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
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
力辭不可則首論上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善
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
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
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可
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

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
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
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
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
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
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
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
之信史彌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
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

侍省其徒皆側目揚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
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
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揚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
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缺望若夫攀緣展
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
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欲
改京官者神考立令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
鉞乎帝曰官爵以之易則名器墮矣如謂言然揚戩

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
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塔寺
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
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入禁
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計付公治守李釜雅
為特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
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寬都水使者孟昌
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
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

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議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昂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

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名羨財進後苑乞重責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叅稽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無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
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無資善堂翊善公再至
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
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
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
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
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
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

皇帝喜賜繡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
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
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問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
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
某甲子卒於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
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
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

漢溪文粹 卷之十一 六
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
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鄉元卿右承
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
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
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
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
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止益
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侶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
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

淑人劉氏補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其嘗
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
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
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
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
卻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
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
或以是充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
之所立豈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

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
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變
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
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栗未嘗少卑坐
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提問
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閩惟海山因變其域後
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某誌銘叙事句
史漢風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

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器人方正之屬六科罷舉

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器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

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路刑獄歷知宜邵復

三州以沒贈太師福國公出紆復舉進士賢良方正

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生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

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

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澗州丹陽公諱攜字季升丞

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

正

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一至京師僦舍御史府
 前朝夕入問起居杖間衣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
 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
 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
 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得嚴譽益親師友
 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為之文秩滿授
 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羅務會課
 致官德卿以丞相春秋高請開就養官當南京鴻

慶宮徽宗皇帝立博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
 除緣兄入黨籍差監交州東嶽廟尋除丹陽縣丞會
 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州民
 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
 中經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
 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
 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
 之去朝廷邪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毅

月復來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
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
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
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溫
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
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
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下起聞上嗟悼之得
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

上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之言唯恐傷之然剛正
明此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
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
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摧強去惡則忘其身
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
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
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
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
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

謂公曰官吏亾賴至擅出入於死既曰強盜矣有可
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
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
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舟陽當東南舟車之
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掎取方數百里騷然公
為區處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
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於
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
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人

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彌為
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選者憑藉為非
視州縣亾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領而公
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舟陽大治合
肥俗喜告計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
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文之釋然悟曰此老吏
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亾去索於田間得之
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亾麴數
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衡者以為私其

齏於酒官因使之亾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
兩之齏耳能積而至數萬介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
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
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
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
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
者無慮數百人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
者皆闕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
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

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
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投
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
為之肅然蓋公之遇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
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
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
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數腴吾不能及古人不
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
娶魯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

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脩
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
五月子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
恭人祔某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
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
乃生魏公輔佐恭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
曰汝是侶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
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欄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

無缺虧者人胡嘆其德之厚報猶未遐夫江西來
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
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
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
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
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
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
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
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
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
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
官出粟糴者萬人坐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
死州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
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然彼民趨而
前左受粟右輸金各以序進未哺而周環一人譁者

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
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口
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
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畧刻田里間未嘗識
游徼畜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
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
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柰何民
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

能秋毫欺也。雖遠莫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索廬壽，問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廷曲，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口便宜。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虜立張邦昌法，當即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僥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蹠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目睚眦。君一調，膈細大咸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

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馱卒驕
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推酤之贏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蔽流聞加直秘閣
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
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定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
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
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而
折之然嘗次寶洞然無城府關礙以故深中之人

不樂而賢士亦以此疑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
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之上之
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
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侶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
安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
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
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瑤適左迪功
郎元盥曰瑤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

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
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
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
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
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古學昌黎
張徽銘

君諱濤字德霖其先處嘉善劉之舊未有徙居東陽

武成者四世而生城城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
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彌東
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
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
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
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
不聽卒以法按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
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

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我京不
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
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
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
詹又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
君為建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急頗治
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及汲當國者數以人先
君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遣五年矣一日

尚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
母妻皆死焉天下寃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
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抗
秀之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
拊循繇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異懦威
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亾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
不勝其忿至群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
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

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寃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即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

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

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既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咎絕者且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疆致耶然則君雖遇奇阨而其亾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於父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

浮溪文粹 卷之十二
賜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卜皇揆余之忠信兮昇旻
水之四封將鋤雉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
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帛沈寃以斯文兮哀我侯
於世世 銘 學 華 駱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發
源者以貲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
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
書都官負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
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
考諱繁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

仕而縱其弟濂於學濂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
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伯疆少奇穎渾
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
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
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
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
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
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
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

州其公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
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脩以十科善
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香江南西路轉運
判官蒞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
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
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
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
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近者立死縣掾尉捕尉辭

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
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却陞者出軍伍怙勇挾
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
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
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
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
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
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
月尋移撫州未行日虜馬及兵入焉邑州之南也

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
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
儀焚慶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詐一女
歸其隣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
公署為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
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
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
一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
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

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
於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
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
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
能奪而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
後家貧不能自知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
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
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
遇因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

取數免稀遷居閩之日多泊太中與太碩人葉諸孤
家徒四壁立無置雜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
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其分少於長
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
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
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
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
全宣德即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
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

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
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允舉等以
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
傳墓南三里藻維於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
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
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
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
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

山水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
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
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
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
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
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鈇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
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叅軍君其次也

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史書
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之
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
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
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
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
然為天子名臣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
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

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綬而歸者無幾而公
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為御史
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為憂及守合
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以祠而君
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
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閩氏封安人前
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克徽猷閣待制曰舜
俞曰舜申皆疑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上
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

亦迪功郎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
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
姻知君葬一日者宜銘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直懿鄉而隆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
為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凋其
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穀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
志行有子在廷吾亦影纓饗耄期之齡下山之陽維
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
歲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
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
進士科嚴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
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
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
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亾諸幼累累有
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收育撫攜甚於已
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髮者笄交手受姑退

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曰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天安人問於盥饋之事則必臨視世所習故諸子皆疑然成

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鄉食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焉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歸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文遠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社璟孫

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愷
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
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文乃再拜叙
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處
姆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
婦趨出房醴載咸列退眎諸寢說然執紼孰成其親
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
施則厚矣報疑未嘗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

下從夫子納詞于幽壺之

浮溪文集

卷之十一

九

浮溪文集卷之十一

